



04055

寶善堂遺彙卷二

奏摺卷二

謹陳末議摺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

奏為謹陳末議恭摺仰祈

聖鑒事伏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宵旰不遑善政次第舉行中外欣頌矣竊思

京師為首善之區部院為起化之地先聲所樹四海觀瞻故

外讓必先內修上行即為下效不正其源未有能清其流者也

國家承平日久百爾臣工因循玩泄流弊至於積重難返今

烽烟未靖寇賊蔓延

寶善堂遺稿卷二

一

聖慮焦勞日以挽回世運為急而整飭紀綱端自近始臣謹就

見聞所及為我

皇上陳之

一曰厲志節以端風氣臣聞大臣法則小臣廉故表率諸

僚必自大臣始近來

廷臣習氣專尚通融圓熟一路以兩可模稜為持中之道以

迎合取巧為曉事之人其流弊至於日就疲沓而不振從

前昏暮乞憐猶知愧也今則乞憐在白晝矣從前宦橐多

金深以為諱也今則以多金相榮耀矣已革侍郎慶懷懷

金錢二包長跪乞恩彼豈不知一經敗露必遭嚴譴哉亦

日見奔競鑽營苟且不絕總無有拒而不納者習以為常

恬不為怪故不憚輕於嘗試耳臣竊以為今日人情不患



無和衷之雅而患無剛正之風三代而下氣節首推東漢  
有明一代瀆亂朝政不乏權奸而扶植世教風骨巖然之  
臣亦復不少迄今取其史而讀之振懦起頑猶慄慄有生  
氣我

朝政令清明臣工奉法惟謹如載垣端華肅愼之敢於跋扈  
不臣實二百年來所僅見而相率委靡泄泄怠緩循分供  
職之人多實心任事之人少則又別成一惡方喜圓和光  
同俗氣象其患深中於隱微而大有妨於吏治夫權奸之  
藐法喪心病狂之疹也優柔之誤

國痿痺不仁之疹也積優柔爲畏葸積畏葸爲寡廉鮮恥官  
方不肅實由於此我

皇上任用老成或嘉其守正不阿或稱其忠清諒直風示有位

寶善堂遺稿卷二

二

仰見

九重激勸之至意請

旨訓諭大臣務整躬以率物勿徇私而廢公卿相不受督撫之  
賄賂外吏敢不矢潔清士君子不蹈鄙夫之畜緣仕途何  
至有巧令

聖人在上振興而愧厲之俾各知以志節爲重於以移風易俗  
奮發有爲勉濟時艱在是矣

一曰崇實學以培眞才都中人才薈萃之地我

朝教澤涵濡文經武緯名才輩出當時備柱石之用奕世垂  
史乘之光而數十年以來空疏無具遇事則相與束手一  
籌莫展豈人才不古若哉學失其本原事營其末務也今  
之號稱好學問好才望者小楷佳而已矣八韻工而已矣

描頭畫角一點畫而講究短長選色鍊聲一對偶而配儷紅白其風開於前已革大學士穆彰阿實爲汲引私人起見字畫易於識認詩句可藏關節每屆考試之時獻詩呈字一國若狂延至今日踵事增華窮極纖巧束書不讀經史塵封輒以浮豔虛聲相爲誇耀往往有譽滿公卿非特五經全不記憶卽間以四子書亦茫然不能成誦者實學荒蕪至今爲極人才之所以寥寥也伏思人之材力精神祇有此數日做做於細務而舍其遠且大者於不問學問之陋卽經濟之衰所係匪淺鮮矣且都下習尚如此四方之士聞而因陋就簡五經則摘讀已足竟有刪本策論則錄記數篇全憑勦襲愈趨愈降將不知讀書爲何事枵腹貽譏才於何出此後來之深可慮者夫居今日而論學人

寶善堂遺稿卷二

三

或以爲迂然而勵學以儲才實爲急務孔子曰游於藝其末也字與詩尤藝之末也周官一篇曰學古入官曰不學面牆明平學爲根柢勲業所自來也臣愚以爲欲振起人才必力挽纖仄靡麗之風

皇上崇實詣則人讀有用之書進樸儒則人研經世之業屏黜浮華以爲天下勸昌明經學以樹厥風聲諸臣重本輕末

視

朝廷之好尚爲轉移行見人才蔚起政事文章俱收實用矣一曰肅部務以清弊源六部政事挈領提綱爲十八省所統滙今之六部胥吏之利藪也其中分司列曹不爲不衆而奸吏數十百輩舞文弄法其力足以把持公事而朦蔽上官且有明知其作弊而若被箝制莫能運轉者各部皆

然吏戶兩部爲最甚吏部尤莫甚於文選司陞遷調補之  
案有賄則議准無賄則議駁招搖撞騙殆無虛日僭侈踰  
制富擬公侯戶部尤莫甚於三庫餉銀緞匹顏料到京先  
向解官勒索重金如其要求之數方許進庫免收否則公  
文不與回堂車輛不許進署任意阻捺百端挑斥解官守  
候賠累忍氣吞聲莫敢誰何從前有因無力交費解官至  
於自盡作奸犯法莫此爲甚此都下所其知外省所其嫉  
也臣推究其弊一在例案繁一在積歷久例案繁其中有  
兩歧者奸吏可上下其手或駸或准俱有成案憑私賄以  
爲操縱矣積歷久則無人稽查奸吏得以從容需索近則  
私室面講遠則急遞書函多一日之延擱卽生無窮之詐  
僞矣此輩憑依要地挾制外官爲害甚烈致使調取委運

寶善堂遺稿卷二

四

文武各官視赴部爲畏途何以服天下百僚之心而適爲  
貪黷者所藉口請

旨飭各部大吏遴派明敏官員精釋例文刪其紛更兩歧之案  
彼此可牽引者務歸畫一以絕朦混清釐若干條隨時

奏明而所辦事件無論

題奏咨移嚴立定期限期清結毋許稍有延宕如查出弊端

立卽懲辦加等治罪庶幾若輩斂迹奉公畏法矣

以上三端臣謹就都中情形爲補偏救弊起見幸際

聖明之博採不遺末議于芻蕘愚昧直陳不敢存畏匿隱忍之  
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都城前門外一帶地方鞞擊肩摩現在時際殘冬臣聞白晝劫奪者不一而足或駱駝背上搶去口袋數十隻或鄉民買販搶去現錢數千公然攘奪無日無之營弁衛兵目擊情形袖手旁觀即使喊告亦概置不理事主無可奈何或反尋訪劫賊之首贖取原物以致宵小益肆行無忌白晝且然何況昏暮通衢且然何況僻壤且目無法紀釀成鉅案之端也請

旨飭步軍統領衙門嚴責營汛備弁實力督捕如稍疏懈立加重處至五城捕役一律協拏毋徒以張貼告示卽已了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

奏

再臣聞順天府吏治廢弛各屬上控之案不一而足大城

寶善堂遺稿卷二

五

縣民人控告知縣苛派濫刑一案已

飭交直隸總督查辦矣夏閒永清縣三百餘人控知縣王錫琦

加征苛派都察院咨順天府查辦至今未結治中蔣大鏞

擅作威福府尹與之同鄉一切大小公事皆委獨辦比諸

入幕之賓因此把持要結順天大半州縣皆拜門生分遣

其子在通州等處管理帳房司其出納遇有控告僚屬案

件但以賄至無不代爲設法消弭陞調之缺皆聽裁斷上

爲所欺下爲所挾怨聲載道吏治日敝矣尤極不堪者風

聞署大興縣知縣白維積案盈二三千件概不審結內有

命盜重案四十餘起一併積壓監犯口糧盡數減扣典史

屢請不給在押者在任意拖延其監斃押斃至一百餘名之

多每月出城宿娼流連數日其出城也先至李鉄拐斜街

中和客店著人送信娼家改換衣冠而去本年夏間在燕家胡同九如堂被人拏住費銀數百兩而釋冬間又在梁家園民室被人細縛費銀千兩而釋俱係中和店主黃三過交其納妓作妾吸食鴉片一切汗穢行止萬口喧傳都下播聞而該上司漫無覺察者皆恃蔣大鑪爲之徇隱伏思順天府爲天下觀瞻之所係大興縣爲直省牧令之領袖

輦轂重地不肖劣員至於斯極當此紀綱整飭之時若再任其官相護諱飾姑容尙復成何政體應請

旨簡派公正大員將弄權納賄之蔣大鑪昏淫惡劣之白維先行撤任嚴查究辦按律懲治以及積壓外縣案件一併澈底清查絕迴護以儆官邪則畿輔之吏治肅矣臣據聞直

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附片具

奏

十二月二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前因御史朱潮薛春藜先後奏參順天府治中蔣大鑪把持納賄擅作威福署大興縣知縣白維積案濫押種種貪劣前任永清縣知縣王錫琦加征苛派貪酷虐民各款當交周祖培德全嚴密訪查茲據奏稱蔣大鑪等被參各款均屬有因順天府各屬爲畿輔重地豈容此輩貪劣之員串通害民亟應切實根究以肅吏治蔣大鑪白維王錫琦均著卽行撤任交周祖培德全會同刑部審訊並提集蔣大鑪之子蔣汝修中和店黃三白維之車夫董四家人王三永清縣民人李

四等及案內應訊人證逐一研究確情按律懲辦毋任狡展  
欽此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因御史朱潮薛春藜先後奏參蔣大鏞等貪劣各款當  
經派令周祖培德全會同刑部將蔣大鏞白維王錫琦撤任  
審訊茲據周祖培等奏稱督飭司員分別研訊定擬罪名請  
旨遵行等語此案已革大興縣知縣白維雖訊無吸食洋藥  
及積案濫押尅扣囚糧各情惟身膺民社不知自愛輒與開  
店之黃三飲酒宿娼實屬卑鄙無恥白維業經革職仍照該  
部所擬從重發往軍台効力贖罪該革員係本管官員所犯  
之罪情節較重並不准其援免撤任永清縣知縣雖訊無與  
府尹門丁結拜弟兄情事惟該員奉委緝匪並不知會縣營

寶善堂遺彙卷二

七

致釀人命已屬冒昧其經征該縣地方錢糧據供每兩加征  
二錢六分覈與劉化邦等原控每兩加三錢之說大略相同  
實屬違例浮收王錫琦著先行革職交順天府派員解交直  
隸總督查明該縣每年地丁錢糧若干該革員任內浮收錢  
糧若干按律治罪該員派辦平差是否遵照舊章修理城  
垣有無勸捐等弊其李四輩毆死洪燭斌一案應訊人證著  
一併提訊明確照例辦理撤任順天府治中蔣大鏞訊無把  
持納賄實蹟惟於順天等州縣將子姪姻親分薦各處布置  
私人已屬不知檢束且於劉化邦等控告王錫琦加征案內  
訊出文生劉殿邦頂冒伊弟劉化邦之名將其戒責後復行  
鎖肘並未將王錫琦加征一案訊出實情殊屬有心徇庇任  
性妄為蔣大鏞著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懲儆餘著照所擬辦



理其失察屬員之歷任直隸總督順天府府尹著該部查取  
職名照例議處欽此

寶善堂遺彙卷二

八

先事豫防摺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奏爲陳先事豫防之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聞昔人有曰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

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明乎事之當豫計也現在東南數省糜爛已徧賊勢浩大盤踞聯絡卽使次第克復亦恐未能急切蕩平此則其已然者捻匪肆逆逼近畿疆飄忽無常是其長技本年山東之禍較烈於河南倘視山東脂膏已竭無足擄掠必又垂涎別省非圖北竄卽窺伺秦晉不待智者料之矣秦晉在今日爲最完善之區且素以富厚聞者如或更遭蹂躪兵單餉竭益恐兼顧爲難以未必盡然之事不能不作果然之想則戰守防禦首在得人山西撫臣英桂陝西撫臣瑛蔭臣未能訪聞其居官現在實蹟

寶善堂遺稿卷二

九

何敢妄言然此兩員者曾先後爲河南巡撫才具平庸勦辦捻匪毫無成效轉益蔓延素爲捻匪所輕視中州人士至今拊膺書曰明試以功該兩員之無功可錄亦旣經明試矣

國家當承平之日使之循分供職或可期無過至於軍旅難期得力用兵非其所長探訪輿論如出一口夫威望之旣損不能遷地卽良時事之孔艱豈容再三貽誤設再如在河南任時一籌莫展卽治以失律之罪該兩員又何足惜其如

國事何昔宋用韓琦范仲淹爲陝西安撫招討使賊不敢輕犯其境邊人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蓋得人之效懾服寇敵如此

我

皇上知人善任如得忠誠可倚兼有才望之大員爲該兩省巡撫屹作干城可以紓

九重西顧之憂而消逆捻覬覦之意固屏藩以安畿輔保西北以靖東南所係匪細故也臣愚昧過慮爲思患豫防起見不敢以事尙未然安於緘默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刑部積久重弊摺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奏爲請除刑部積久重弊以懲凶暴而恤囹圄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刑部總辦獄囚者名曰牢頭幫同看守者名曰所頭

統歸提牢廳司獄經理防其疎脫而禁其凌虐法至善也

乃臣聞獄中慘酷情狀全無人理奇刑傷天地之和官長

受挾制之苦臣探訪旣確有不敢不陳於

聖主之前者牢頭半係重辟罪犯遇赦不出積慣兇徒充當是

役稱爲掌櫃操縱在手或索詐不遂或受人賄託輒擅置

人於死地其斃犯之法但用紙糊面以水噴之氣悶而絕

捏稱病故全無傷痕無憑相驗其殘忍如此所頭相助爲

虐占公地爲私缺父兄弟盤踞其中每一犯至勒索重

賄畫則刑同炮烙夜則雜處囹圄獄囚驚怖如入鬼鄉聞

寶善堂遺彙卷二

七

近日有一犯到司審訊泣求賜涼水一杯云已五日不得  
勺飲誠可痛也至於官犯講費動輒數千金旣得重賂雖  
倡妓優伶亦可改裝私入禁地以供官犯之歡娛種種不  
法莫可殫述如遇提牢廳認真查辦則三五日內必私放  
重犯逃走官得革職處分而去牢頭所頭雖同責革而私  
缺自在仍其親屬充當依然無恙也設計陷害尤出情理  
之外以致提牢等官自保功名畏之如虎反以好言慰勞  
不敢訓飭每晚虛應故事按冊點名絕不知所點者爲何  
如八官爲役制至於如斯黑海幽關沈寃又向誰訴哉我  
皇上欽恤用刑哀矜備至如此重大情弊刑部堂司無不周知  
俱以法難禁止無可如何

聖世祥刑豈宜有此臣再四思維求所以祛其積弊者竊擬兩

條一則不用兇惡之徒除造飯打更仍需禁卒外牢頭所  
頭概行斥逐私缺名目永遠禁革查刑部十八司每日派  
兩司謹慎隸卒分往南北監管束罪犯輪流值日一經交  
代不許擅入俱由提牢司獄督查稽查日更換則權輕  
權輕則不致久踞爲奸此以絕其把持也一則獄中失事  
除謀害斃命者照例抵罪外其有脫逃等情將是日管事  
隸卒嚴刑熬訊果係作孽私放卽以逃犯之罪罪之遇赦  
不赦各司照簽差不慎之例亦予參處此以絕其傾害也  
應請

旨飭部妥議章程毋涉迴護剔除夙弊以愼重人命仰副我

皇上惻隱在抱之至意感頌

皇仁並無既極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刑獄以治有罪罹法無論矣最可憫者莫如情節牽涉  
拖累致斃之人臣聞外省臬司提審之案株連極衆發交  
首縣看管每處瘐死歲不下數百人保定刑名尤繁且至  
七八百人大吏不知本官不問案內之正犯或事雪而生  
還在押之平民多銜哀而畢命此等或屍親領回或瘞埋  
異地無傷可驗無冤可鳴絕少告發不干參處遂相與習  
而忘之伏思

國家每歲大辟不過數百起而無辜拖累合各省計之奚止  
萬數人命至重殊可矜憐此其弊一在臬司審斷不速積  
壓過多一在州縣解犯不齊動淹歲月一在人無責成事

無考核合無請

旨飭各省臬司清釐案件隨到隨結凡解省人犯無故稽遲逾限一月不齊者立予參劾此等人證到省責令該管官造具清冊開除實在新舊必登衣糧醫藥嚴禁吏役尅扣如有拖斃立詳院司年終督撫核計多寡以定功過如此認真經理官吏之稽考從嚴小民之全活甚衆矣是否有當附片謹

奏伏乞

聖鑒

再上聞各省上控案件大吏多發交原官覆審本官逞忿怒之私逼認誣告衙役供爪牙之用一味刑求其肯自認前非伸冤理枉者絕無有也夫覆加凌虐民命之權折堪

寶善堂遺囊卷二

五

虞卽果係刁誣健訟之心思不服訐告日繁未必不由於此請

旨諭各省督撫嚴飭臬司道府遇有上控所屬之案無論大小事件斷不准仍發原審官著爲定例務派廉正之員力除瞻徇秉公研訊輿情服則訟風漸息矣是否有當附片謹奏伏乞

聖鑒

本日奉

上諭御史朱瀚奏請除刑部積弊嚴禁牽累無辜及上控案件不得仍交原審官各摺片均著刑部議奏欽此

刑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御史朱潮奏請除刑部積弊嚴禁牽累無辜及上控案件

不得仍交原審官各摺片均著刑部議奏欽此

臣

等遵查該

御史原奏內稱刑部總管獄囚者名曰牢頭幫同看守者名曰所頭牢頭半係重辟罪犯充當是役稱爲掌櫃操縱在手或索詐不遂或受人賄託輒置人於死其斃犯之法用紙糊面以水噴之氣悶而絕捏報病故全無傷痕無憑相驗其殘忍如此所頭相助爲虐占公地爲私缺父兄弟盤踞其中每一犯至勒索重賄晝則刑同炮烙夜則雜處廁溷聞近日有一犯到司審訊泣求賜涼水一盃云已五日不得勺飲至於官犯講費動輒數千金旣得重賂雖倡妓優伶亦可改裝私入禁地以供官犯之歡娛種種不法

寶善堂遺彙卷二

十四

法莫可殫述如遇提牢廳認真查辦則三五日內必私放重犯逃走官得革職處分而去牢頭所頭雖同責革而私缺自在仍其親屬充當依然無恙也以致提牢等官自保功名畏之如虎不敢訓斥每晚虛應故事按冊點名絕不知所點爲何人官爲役制至於如斯黑海幽關沈冤誰訴如此重大情弊刑部堂司無不周知俱以法難禁止無可如何

聖世祥刑豈宜有此求所以祛其積弊者竊擬兩條一則不用兇惡之徒除造飯打更仍需禁卒外牢頭所頭概行斥逐私缺名目永遠禁革查刑部十八司每日派兩司謹慎隸卒分給南北管束罪犯輪流值日一經交代不許擅入俱由提牢司獄督責稽查日日更換則權輕則不致久踞

爲奸此以絕其把持也一則獄中失事除謀害斃命者照例抵罪外其有脫逃等情將是日管事隸卒嚴刑熬訊果係作斃私放卽以逃犯之罪罪之遇赦不赦各司昭簽差不慎之例亦予參處此以絕其傾害也應請

旨飭部妥議章程毋涉迴護剔除夙弊以慎重人命等因臣等查例載斬絞人犯在監年久自號牢頭串通禁卒挾制同囚嚇詐財物恣意凌虐審實依原犯罪名擬以立決又獄卒有受罪人仇家賄囑謀死本犯者依謀殺人首從律治罪又犯人出監之日提牢官司獄細加查問如有禁卒凌虐需索者計贓治罪又監犯患病醫生呈報救治提牢官回堂移會查監御史卽日赴部查驗如有監斃人犯均移會查監御史率領指揮一員限一日内赴部相驗倘有凌

虐罪囚情事嚴參究辦又牢獄繫囚鎖杻常須洗滌席薦常須鋪置冬設煖牀夏備涼漿病給醫藥獄官預期申明關給毋致缺誤又刑部在監現除未結各案及監禁待質各犯均不准親屬探視外其已結各案許令犯人父母兄弟妻子一月兩次入視提牢各官定立號簿逐一登記查察如有捏稱犯屬入監教供舞弊嚴拏究辦又律載受財故縱與囚同罪贓重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又獄應鎖杻而不鎖杻不應鎖杻而鎖杻者司獄提牢官受財而故爲操縱輕重並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又獄卒凌虐罪囚司獄提牢官知而不舉者與同罪又洗冤錄載外物壓塞口鼻出血瘡赤黑色糞門突出便溺污水或衣服溼紙搭口鼻死



則腹乾脹各等語查 臣部南北兩監額設司獄官督率禁卒晝夜防守滿漢提牢督理稽查凡凌虐罪囚例有明禁 臣部歷來查禁綦嚴監獄之內夏施冰水冬設蘿蔔薑湯 臣等並於例給冬衣囚衣之外每年率同司員捐廉添置棉衣藥餌等項預備散放所稱五日不得勺飲之處未免傳聞之過已經結案人犯例准親人入監看視提牢官隨時查察如有娼優改裝擅入豈能掩人耳目監斃人犯向由查監御史帶同指揮親至監所相驗相驗之法洗冤錄所載極詳並無溼紙糊面無憑相驗之說 臣部南北兩監陸續收禁人犯衆多防範稍疏卽慮滋生事端該禁卒等因恐照顧不及是以令秋後人犯幫同看守現審監犯原爲例所不禁至各司司員均有承辦事件額設皂隸每司

不過數名若派往看守監犯無論皂隸人數未能敷用且此輩小人惟利是圖作奸犯科無弊不作又安知其以彼易此卽不舞弊輪流值日尤屬窒碍難行監犯脫逃獄卒受財故縱按例與囚同罪其贓重者以枉法從重論枉法贓八十兩卽應實絞舊例本不爲輕毋庸再議加重總之定例層層周密立法處處周詳所慮奉行不力日久弊生嗣後仍應責成提牢司獄各官遵照舊例實力稽查如有前項弊端立卽據實回堂嚴拿究辦如提牢官等知而不舉照律與同罪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或失於查察別經發覺嚴行參處總期有犯必懲以安固圉而肅法紀該御史所請另議章程之處應毋庸議又原奏內稱聞外省臬司提審案件株連極衆發交首縣看管每處瘐死歲

不下數百人保定刑名尤繁且至七八百人大吏不知本官不問案內之正犯或事雪而生還在押之平民多銜哀而畢命此等或屍親領回或瘞埋異地無傷可驗無冤可鳴絕少告發不干參處遂相與習而忘之伏思

國家每歲大辟不過數百起而無辜拖斃各省計之奚啻萬數人命至重殊可矜憫此其弊一在臬司審斷不速積壓過多一在州縣解犯不齊動淹歲月一在人無責成事無考核請

旨飭各省臬司清釐案件隨到隨結凡解省人犯無故稽遲逾限一月不齊者立予參劾此等人證到省責令該管官造具清冊開除實在新舊必登衣糧醫藥嚴禁吏役剋扣如有拖斃立詳院司年終督撫核計多寡以定功過等因

等查例載各省州縣將每月自理事件作何審斷完結按月造冊申送該府道司撫督查考其有隱漏裝飾按其輕重記過題參又州縣自行審理事件責成該管巡道巡歷所至即提號簿逐一稽核如有未完勒限催審一面移司報院仍令該州縣造冊報銷如有遲延即行揭參又巡道查核州縣詞訟號簿如有告到未完之案號簿未經造入即係州縣任意遷延先提書吏責處並將州縣揭報嚴參又直隸各省審理案件尋常命案限六個月盜案及情重命案

欽部事件並一切雜案俱定限四個月解司司一個月解督撫督撫一個月咨題限四個月者州縣兩個月解府州府州二十日解司司二十日解督撫督撫二十日咨題如案內

正犯及要證未獲情事未得確實者題明展限按察司自理事件限一個月完結府州縣自理事件俱限二十日審結如有遲延該督撫查參又各直省府廳州縣凡有監獄之責者除照向例設立循環簿填註每日出入監犯姓名申送上司查閱外並令將監禁人犯無論新收舊管逐名開載填註犯案事由監禁年月及現在作何審斷之處造具清冊按月申送該管守巡道認真查核如有濫禁情弊卽將有獄官隨時參處並令該道每季將府廳州縣所報監犯清冊彙送督撫臬司查核各等語是各省州縣自理事件例應按月冊報該管上司查考其有未完詞訟則應責成該管巡道隨時稽核分別勒限催審倘有遲延淹禁等弊揭參立法極爲周密全在該管上司嚴飭屬吏實力

奉行自不致有宕延之弊若如該御史所奏外省案件積壓過多拖累株連極衆殊非省刑恤民之道相應申明舊例請

旨飭下各直省督撫嚴飭所屬遵照定例隨時稽核以清獄訟而重民命又原奏內稱聞各省上控案件大吏多發交原官覆審本官逞忿怒之私逼認誣告衙役供爪牙之用一味刑求其肯自認前非伸冤理枉者絕無有也夫覆加凌虐民命之摧折堪虞卽果係刁誣健訟之心思不服許肯日繁未必不由於此請

旨諭各省督撫嚴飭臬司道府遇有上控之件無論大小事件斷不准仍發原審官著爲定例等因臣等查定例上控案件如有督撫處具控卽發交司道審辦或距省較遠卽發

交該管守巡道審辦如在司道處具控卽分別發交本屬  
知府或鄰近府州縣審辦如在府州處具控卽由該府州  
親提審辦概不准復交原問官並會同原問官辦理其有  
委審之後復經上控者卽令各上司親提研鞫不得復行  
委審倘有應親提而委審或應親提而發交原衙門者卽  
令該督撫指名嚴參其所委之員若有瞻徇聽囑等弊亦  
卽嚴參治罪等語是上控案件分別親提委審不准發交  
原問官覆審例內已有明文立法極爲周詳該御史請著  
爲定例之處亦毋庸議所有<sub>臣</sub>等核議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請

旨

統籌東南大局合力會勦摺 同治元年二月初五日

奏爲謹陳管見統籌東南大局請

飭全境肅清之督撫合力會勦殄滅賊氛仰祈

聖鑒事竊惟粵寇之禍連兵十餘年陷地千萬里爲史冊中所

罕見江浙財賦之薈區

國家之命脈也乃池州安慶方幸收復而浙江全省十九陷  
沒賊勢益橫普天同憤臣再四思維西北之賊出沒不常  
其勢分東南之賊盤踞已固其勢合勢分者令郡縣各自  
爲守而以二三知兵大臣嚴軍備之使賊無可掠久則技  
窮勢合者非合數省之財數督撫之兵力指臂相使首尾  
相救聯爲一氣盡銳於賊則賊不能平且擒匪視粵寇爲  
消長粵寇不滅卽擒匪不靖勢使然也竊不自量固陋揣

寶善堂遺稿卷二

二十

時度力謹爲我

皇上陳之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今全省肅清矣四川廣東亦漸  
底靖安矣以江蘇之上海一縣貨物輻輳臣聞其捐稅所  
入每日不下數萬推之一省之全力卽饒富不盡如上海  
每日必不下數十萬矣官吏貪婪上下朘削以其六充虛  
額其三養私人及於可用之兵者不過十之一耳故今軍  
需之弊不可收拾合天下捐輸征稅計之實不慮不足而  
各自徵收各自支放耗散於無形之地糜費於無從究詰  
之中臣愚以爲兵之與餉散之則見少聚之則見多今無  
省不事防堵卽無省不耗經費則何如以空名防堵之經  
費合而爲實力會勦之經費防堵者安坐以待賊賊來而  
我受賊制也會勦者奮往以殺賊我制賊而使之無所竄

也從前軍務所以難於會勦者皆由大吏因循不振畏蕙無能甚且妒功忌才動多乖忤臣聞咸豐十年福建南平沙縣交界地方有盜一二百人搶劫客船正值浙江軍情緊急督臣慶端卽借搶賊張大其詞以爲本省戒嚴不遑兼顧置浙江於度外大吏存心類皆如此我分賊合又何怪賊日鴟張哉我

皇上旌別淑慝建置一新如左宗棠沈葆楨徐宗幹等皆蒙不次超擢輿論翕然疆吏同心氣求聲應所謂師克在和者正在此時

皇上亟下詔書令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各督撫乘其全境肅清之暇速出銳師合同會勦聲勢聯絡使賊前後不能相顧東西不能衝突全力併注爲聚而殲旃之計四川廣東兵

寶善堂遺稿卷二

三

難遠調餉可協濟兵事責督國藩總之餉事請

簡派督撫大員廉正有智略者一人總之責令督催各路征輸專司饋運源源不絕俾將士得以長驅直進無返顧之憂庶吏盡干城人皆輯睦數省督撫如出一人千里指麾若在肘腋夫合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省之人兵非不足也合四省而又濟以四川廣東之賦餉非不給也今之論軍務者輒憂餉絀兵單數省合而爲一兵不單而餉亦不絀故畫疆自守庸臣之所願而志士之所扼腕辦無成效十載於茲臣聞楚軍得力惟在於和一軍和協足以禦侮況合數省而和衷共濟力矢公忠尅期滅賊竊見一二年之間賊不足平矣東南旣定西北諸匪望風震懾摧枯振槁掃蕩無餘承平之業實在於此否則各爲自便之計賊至

則閉關坐困賊去則苟安目前託名防堵實同退避僅仗一二忠事之臣馳驅戎馬兵無繼至餉不應時卽使竭蹶以圖幸復江浙數郡賊又奔突分竄鄰省顧此失彼牽掣不遑天下事豈尙堪曠日持久任其蔓延哉昔唐天寶之禍房琯建議分道討賊安祿山聞之痛哭謂吾事必不濟卽會勦之策也仰惟

聖人在上不遺芻蕘臣目擊時事憤切同仇勉竭涓埃以冀有裨於萬一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聞福建捐務積弊甚鉅自督撫監司下至幕友無不分肥人言藉藉僉謂虧短官項無有過於閩省者署藩庫

寶善堂遺稿卷二

三

大使章琮先係撫臣瑞澐幕友兼捐輸局委員該省開防勦例每銀百兩須部飯等費實銀三兩章琮私以官局票銀抵換現銀盡充私橐慶端在藩司任內徇私故縱後復歷次濫保至於道員章琮藉隸浙江咸豐九年閩丁憂回籍在紹興府城設立福建捐局包攬一切捐事挪移折扣以多報少侵吞不可數計與經理官錢局接括苛刻之知府鍾峻同爲閩人所切齒捐務之壞自此二人始也該省辦理軍需向無核銷費名目後來報銷每銀一千兩局員私扣核銷費三十兩該省設局抽釐捏稱有需用雜貨增加耗銀至於二分商賈病困該省海關近加洋藥茶稅較前甚有起色而征收逾年不行報解數多隱匿凡由幕捐官例應迴避者無不謀入捐局朋比爲奸其局中呈議人

員皆卽以官局之銀賞緣捐復巡捕曹學倬委署浦城縣知縣係局員李鼐之親戚以軍務善後報銷朦混抵完咸豐九年該縣未解之錢糧候補同知胡斌由幕捐官管洋稅局侵欺藥稅數萬兩被控撤任督署幕友陳耀庭爲之請託消弭署福州府候補知府劉翊宸攬權樹黨性尤貪婪論者以破壞閩省局面前則章琮鍾峻爲最甚後則劉翊宸爲最劣該員膽大藐玩局員保舉皆出其手鹽稅釐捐無不中飽藉此結納上司任所欲爲郡民有鍾章去後又劉郎事事由他作主張之謠後因與胡斌舞弊事發一併撤任旋卽委署鹽道聚怨斂財一時側目似此藉捐營私上下相蒙毫無顧忌誤

國病民爲該省第一重弊應請

寶善堂遺稿卷二

五

旨澈底清查嚴行懲辦其侵蝕各員勒期賠補按律治罪庶貪吏知所儆畏而軍需亦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附片具

奏

再臣聞山西省近來多騎馬賊或十餘人成羣或二三十人成羣白晝橫行乘馬持械公然搶奪失主赴衙門控告各州縣相率諱盜卽獲正犯消弭不辦一經釋放賊卽轉向原控之人尋仇很鬪性命難保因此被劫者併不敢告發而盜風日熾矣如平陽府屬之吉州汾州府屬之汾陽縣絳州屬之聞喜縣及霍州蒲州府一帶地方所在多有合計已有二千餘人皆係從四川騫越而來其窩藏則在隰州屬之蒲縣中有五鹿山土地開曠居以墾種爲名出



以劫掠爲事跡其名目近於白蓮聞喜縣曾經取有口供據實稟報而大吏置若罔聞推原該省不辦之故恐激而生變轉罹重咎因循諱飾苟安目前但終吾任可以無事惶恤其他貽誤

國家皆由於此夫涓涓不已將爲江河粵逆之流毒搶匪之猖狂何莫非當年養癰貽患哉應請

旨嚴飭山西撫臣以靖盜爲第一事務將各屬騎馬賊匪設法拏辦不動聲色期在密速毋致重煩兵力其盜賊確數及若何辦理情形切實陳

奏倘稍存欺飾或致滋蔓難圖惟該大吏是問及時搜捕當尤易爲力也臣爲綏靖地方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附片具

寶善堂遺稿卷二

五

奏

再臣恭讀疊頒

諭旨我

皇上軫念生民塗炭宵旰憂勞

飭內外諸臣達閭閻之幽隱籌撫綏之得宜仰見

聖人哀矜惻怛有不忍使一夫失所者今聞奉天直隸山東各

海口有沙漁等船數百皆江浙難民赴各處投奔親屬地

方官吏見人多船衆不許進口竊思海防嚴密之時稽查

奸宄不容稍存大意惟是前年蘇常嘉杭之變諸郡士民

率皆流寓甯紹今甯紹繼失兵燹餘生無所逃避計惟航

海遠奔而守臣不加察視概謂匪徒甚欲施放槍砲此輩

九死一生冀存殘喘資糧有限進退兩難加以海寇縱橫

危險不測浮沈一葉窮蹙無歸委此盈千累萬之衆不陷虎口卽葬魚腹何以副

聖天子撫字災黎矜恤必周之至意臣愚以爲眞實難民易於識別宜予以生全惟在切實盤查與詰盜防奸事無相礙應請

旨飭奉天府尹直隸山東各督撫亟派官吏中籍隸江浙生長南中者數員前往詳細體察如有內地海船果係蘇杭甯紹口音攜帶老幼眷屬或單身僅止行囊並無器械者准令陸續進口俾各遂所投往得慶重生而摻剔奸細仍不得稍形鬆懈分別良莠可無慮宵小溷迹矣拯苦海垂絕之命體

堯舜好生之仁不特保全甚衆且免旬結裹脅之患似於海防大局有益無損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附片具奏

三月三十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遵議御史朱潮統籌東南大局一摺並請派大員督辦廣東釐金接濟江皖浙省軍餉各等語著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書馳驛前往廣東駐札詔關督辦廣東通省釐金接濟江浙等省軍餉欽此

六月初二日奉

上諭徐宗幹奏請將被參之司道各員分別解任革職訊辦等語福建布政使裕鐸署按察使劉翊宸均著解任聽候查辦道員章琮知府胡斌均著先行革職提同各局員及書吏人

等嚴訊究辦原任江西知府升任四川成綿龍茂道鍾峻著  
江西四川等省各督撫飭令該員迅速前赴福建歸案查辦  
在籍知州姚鏡圖著革職嚴行審訊務期水落石出毋任狡  
展餘著照所議辦理欽此

同治二年正月初八日奉

上諭前因升任給事中林壽圖奏參福建藩司裕鐸等狎妓荒  
蕪等款前任閩浙總督慶端但以查無其事含糊覆奏一味  
欺飾諭令著齡等秉公審辦嗣又據御史朱潮奏參捐局章  
琮等營私舞弊並曾國藩奏遵查慶端袒庇私人聲名甚劣  
復經諭令著齡等嚴密查參茲據奏稱藩司裕鐸等在紳士  
姚鏡圖家內挾妓飲酒一節業經妓女翠英優人秀林先後  
指證確鑿而該員等均不切實承認其捐務積弊查出官吏

寶善堂遺稿卷二

三六

分用部飯銀六萬五千兩以官局票據混抵還及分用火耗  
銀十五萬五千餘兩各情又查出知縣曹學偉將已駁工程  
銀兩朦抵應解地丁局員李鼐因與曹學偉係屬姻親輒卽  
核准道員劉翊宸在署鹽法道任內有侵挪運本及引費情  
事又查出李鼐冒銷鹽稅並知府陳謙恩欠解稅釐銀至四  
萬餘兩之多又翊立貼息名目盤剝重利及興泉永道秦金  
鑑於停止票銀之後輒以票銀混抵解款各情請分別革審  
監追各等語此案藩司裕鐸等被參貪劣各款或供證確鑿  
或案據分明該官吏等猶敢飾詞強辯顯係恃符狡展若不  
從嚴懲辦何以肅吏治而整紀綱除章琮李鼐胡斌朱仁來  
培屠堃姚鏡圖業經革職外解任藩司裕鐸候補道劉翊宸  
興泉永道秦金鑑候補知府陳謙恩王慶成知縣王柄曹學

倖著一併先行革職交耆齡徐宗幹提同全案人證嚴行審訊務得確供按律擬辦至章琮陳謙恩等尤爲刁健並著卽照所請加以刑訊以期水落石出至該員等侵吞捐項銀兩著照耆齡單開如數著落追賠其劉翊宸秦金鑑應追之款旣據聲稱設措完繳卽責令迅速繳清其始終玩抗不完之章琮朱仁來埇李錦曹學偉陳謙恩書吏林玉堂等並著照例監禁勒限一個月如數追完了憂道員司徒緒英樸丁憂革員屠堃均已各回旂籍並著該部行文該旗籍查取親供咨明福建歸案辦理並將屠堃解往福建勒追應繳款項杭州將軍前任閩浙總督慶端任用私人多方袒庇於屬員荒淫飲讌侵利營私各弊平日毫無覺察迨經降旨交查仍敢代爲徇隱實屬欺罔著交部嚴加議處至慶端應繳火耗部飯等項銀兩著與休致巡撫瑞璜原任署藩司崇福之項一併由該部行文追繳毋許稍有帶欠以重帑項餘著照耆齡等所擬辦理欽此

六月初十日奉

上諭前因耆齡徐宗幹奏遵查章琮等被參貪劣各款案據分明猶復恃符狡展當經降旨將道員劉翊宸等先行革職歸案訊辦並令將該員等侵吞捐項銀兩著落追賠茲據徐宗幹奏審明捐務舞弊各員按律擬結並將各員應繳銀兩已完未完數目開單呈覽一摺此案已革道員章琮及革員朱仁來埇等擅動公項顯係朋分私用業經革職並著永不敘用其應繳銀兩除完繳外餘欠仍著監追革職庫大使屠堃著俟提解到閩訊供追辦革書林玉堂等欠數尙多仍著嚴

行迫比四川成綿龍茂道鍾峻於福州府任內失察官錢局舞弊處分業經部議完結著免其重科知縣曹學偉情託局員李鼐朦抵報銷李鼐復浮銷經費著一併卽行革職永不敘用李鼐業將賠款完繳著先行提禁曹學偉仍著監追已革同知胡斌夥同濫支稅銀業經革職並著永不敘用仍押令賠繳銀兩已革道員劉翊宸秦金鑑應繳賠款已據依限清完均著開復革職處分仍交部議處已革知府陳謙恩雖無侵挪情事而收支款項並不隨時清釐以致重利借貸經費益形支絀業經革職並著永不敘用其應繳欠款仍著監追以上革職永不敘用各員其應行賠繳之項一俟清完卽行具奏其僅有賠項並無參款牽涉者著卽於賠項清完後遞解回籍不准在省逗遛至各局濫支稅釐正項及無著商

欠前經分別著追除裕鐸等均著全完外其餘均未清繳著將在省各官吏嚴行勒追離省之員分咨旗籍催繳其部飯火耗等款未完各官吏著交部分別核議治罪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陝西失機奏報不實摺 同治元年五月初二日

奏爲陝省軍務喫重守土各員貽誤失機撫臣奏報不實亟應嚴切整頓以維大局仰祈

聖鑒事竊陝西完善之區久爲賊所窺伺孝義鎮安等處相繼失守逼近省垣岌岌可慮臣聞秦中險要林立如果守禦得人何致被賊深入該省漫無籌備任用非人若再不認真勦辦或致蔓延關係西北大局實非淺鮮謹將風聞該省僨事爲我

皇上陳之署陝安鎮總兵閻丕敏候補道李祝齡帶兵三千四百餘名辦理商維防務兵力不爲不厚並以地險可扼防禦有餘乃該鎮道安居商南縣城擁兵自衛其富水關梳洗樓善山西坪等處爲通省門戶僅止守兵十數人令其

質善堂遺稿卷二

三九

瞭望兵丁以無人統率強占民房賊未至而卽遁該鎮道始終伏而不出並未迎勦核其情節實同開門揖盜三月二十三日賊長驅至龍駒寨如入無人之境又復遷延不報時閱半月竟無一字上稟是其輕棄要隘有心貽誤罪不勝誅撫臣瑛蔡並不嚴參拿問僅請革職留任何以伸紀律而服人心商州知州曹熙探知賊蹤所向卽應前赴武關之四道嶺扼要而守該處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守四道嶺賊斷不能飛越守商州城賊卽可以橫驅乃曹熙安坐衙署各紳士跪請赴鄉集練各鄉百姓亦立時起團願幫同守險並經告病在籍前任山東知縣魏振魁提出書院經費項內制錢一千串呈請爲練勇費竟被曹熙之子濫支侵用而曹熙仍不敢出城以致賊匪越險而過攻陷

屬邑不守四道嶺其罪實無可道聞曹熙於上年謀回商州本任餽送瑛榮古玩等物值數千金時瑛榮在藩司任內專主諄院飭令回任此次徇情姑容並不將該員查辦據實參劾提督孔廣順於三月聞督兵前赴商州援勦儘可調集兵勇乃自起程後節節逗留時賊僅踞龍駒寨該提督行至黑龍口卽駐札不前商州再三告急置之不理復輕散謠言講賊已至麻濶遽奔回牧護關兵俱潰散賊愈深入無忌撫臣瑛榮以兵勇未齊爲詞請免其議處曲爲庇護署藩司王承基歷任貪鄙聲名甚劣從前捐升知府時曾選廣西柳州府因粵西不靖取巧捐升道員指省陝西此時軍情緊急毫無籌畫終日吸食洋煙邀同親友演唱崑曲以爲排遣玩視軍務輿論譁然復徇庇署鹽道

寶善堂遺彙卷二

三十一

韓泰華於防堵局務獨力包攬一切支發高下其手表裏爲奸韓泰華曾任成都府知府經四川督臣勒令告病後復捐升道員指省陝西貪婪性成爲川陝著名劣員刻下辦理守城軍需賒削侵漁軍民憤怨撫臣亦不問也伏思軍律之廢弛久矣文武官吏失城棄地莫不視爲故常毫無微畏關中形勝之地賊所必爭聞該省平日並未舉行團防寇將入境探報無人玩泄可謂至極南山延亘八百餘里匪類甚多如木箱匪楚皖流民皆易與賊勾連複嶺重關乘虛而入燎原之勢實可隱憂合無請

旨簡派明幹大員督辦該省軍務責令尅期勦滅以重地方其庸劣債事各員一併從嚴究辦按律懲治俾知悚懼而肅戎行臣爲保衛要地起見既有所聞不敢不陳是否有當

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聞兩急相權急其所尤急近來餉需所恃以山陝爲大宗陝西騷動則山西震驚卽以京餉而論再行短少於何取給乘其尙未滋蔓勦不容緩必當制以全力而得力之大員遠調需時猝難赴救臣再四籌思僧格林沁近在河南如察看股捻情形元善張曜足以辦之請

旨飭令該王馳赴潼關督師策應得一良帥勝於十萬之師聲威所至庶迅就殄滅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附片具

奏

寶善堂遺彙卷二

三十一

再臣聞浙江紹興府屬之諸暨縣有義勇包立身於其本鄉招集民團非獨爲一村保障併累次與賊接仗無不獲勝賊屢受挫敗相戒不敢輕犯包立身名其團爲義軍屹然獨立頗有奇謀志在滅賊各村丁壯亦多歸之臣籍隸紹興近來浙人避難北來航海至都者言之歷歷當此勦賊孔急之際不敢不據聞以陳合無諱

旨飭會國藩左宗棠查明勅立義軍之包立身與賊打仗確切情形果否能殺賊立功爲

國効力足備任使之處據實奏

聞以資鼓勵而奮同仇是否有當謹附片具

奏



請開畿輔水利以裕民食摺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

奏爲謹陳末議以裕民食而濟時艱仰祈

聖鑒事竊近來南糧梗阻倉儲告匱爲

京師第一重務購自重洋而道遠難致運自口外而接濟無多採買則無銀收捐則罔應百計圖維補苴乏術兵民交困勢可隱憂自古帝王建都多在北省未聞仰食於東南而從前籌及北方水利爲開墾之謀輒以經費浩繁屢議不果今則帑藏日竭矣以水利之說進議者必以爲迂闊然則將束手坐待萬一南方軍務一二年內未能一律肅清捐購兩窮將何恃而無恐與其設法徵求爲不可必得之計孰若經營地利爲操券而獲之圖近日部臣遵議北省閒荒地畝令順天府府尹直隸總督轉飭各州縣查明一律招民認種升科徒託空言毫無實濟卽令該督尹據實聲覆亦不過以出示招徠無人認種一奏塞責而已臣再四籌思北方土脈深厚地有自然之利民有耕鑿之智棄而不用誠爲可惜道光年間河閒府知府熊守謙濬治溝涂境內皆成沃壤民獲豐收未聞其請帑與修也後任廢而不行遂復如故然則欲民認種先籌水利事非不可爲患在因循怠惰而不願爲臣博訪周諮不敢遽言興大役也謹卽簡要易行之策上不病

國下不擾民可以收地利而裕民食者爲我

皇上陳之畿輔農民就河淀山泉近便之處插秧佈種顆粒豐腴市肆號爲京米土之宜稻確有明徵至民力之所不及者旱澇悉聽諸天難望秋收蕪而不治所以州縣閒田各

累數千百頃查北方土性燥烈大抵苦潦少而苦旱多直隸大小七十餘河除大河暫不論外凡小河與一浦一港之水俱有來去觀其來在何方洩在何方何處可以停蓄何處可以入川於大道兩旁各開深溝溝中之土卽培大道引水由彼而來由此而去停蓄處掘之使深必須在水來之處旱則放之順流而下隨處灌田若蓄在最下之處則逆行爲難入川處攔之使塞潑則洩溝之水以注之雖支流細濶皆爲我用使水屈曲流通欲蓄由我欲洩亦由我古人溝洫之制不能盡復略師其意而爲之聞熊守謙在河開其規畫卽如此大道培高行人往來亦便兩旁各有深溝併可限戎馬之足寓因地設險之意於時勢亦宜此其一法也鑿成一井其水可灌田數十畝臣聞諸父老

寶善堂遺稿卷二

三

凡地勢低者掘二三丈可以得水卽地勢高濶或三四丈或五六丈無不得水極之鹽鹵之地掘深三尺必無鹹味飛沙之地挖去三尺卽有溼痕如一縣開一千井計足漑田一萬畝多多益善可以補溝水之所難注此其一法也取水之車將河水吸入盤旋而上南方或用人足或用牛運盡口之力一車可漑數畝北方未嫻其制召募工匠必有能造此等車者令民演習不久自熟湖口河濱易於掘注聞道光年間前侍郎徐士芬謹遵

欽定授時通考中所載恒升車倣而爲之將樣式送交軍機處進呈

御覽其制用一長筒中施機關以一柱入筒左提右挈水卽上升無異得雨隨處移用運掉輕靈該侍郎以竹筒易裂改

製鉛筒自於井口試準奏請備用在案如能將此式推廣行之較南方水車爲便此又其一法也夫古之牧令他務未遑必以經理農桑爲急今則不知農桑爲何事深坐衙署募友辦公自享安逸經時累歲足迹絕不至田間求其講習農務者蓋百無一人焉而督撫大吏奉行具文遇有除弊興利之舉瞻顧駭愕以爲事屬叔始不可輕動多方諉謝飾詞阻撓卒以無庸議三字了之不知課農足食政事之先務守土之專責也不能經理農桑其人卽不可爲牧令史稱張堪拜漁陽太守于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民以殷富考漢漁陽郡地大約在今白河一帶卽近畿地也古者諸侯分封畫疆自守天子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錫以慶如任其汙萊彼分國而治者斷不能取給鄰封食

將安賴不得謂今昔異勢北方無墾治之術矣今擬設直隸府縣考績之條卽以田土之墾治與否嚴定其殿最州縣之地大者不過數百里而遙事權旣屬相度易周就其所治親到鄉間熟觀地勢之高下水源之淺深於應行蓄洩事宜如鑿井運車諸法悉心籌畫確有把握徧諭各鄉以修理溝渠可免旱澇借資民力無非爲利民之計照田畝之多少公平派人令於農隙之俟晨夕無事荷鍤相從擇里中耆民老於農事者逐段分董之官則不時輕騎簡從周徧巡視而加慰勞絕不准吏胥雜於其間各就各境一律舉行不過每年大局徧定其著有成效者大吏欽其勞績之次第立請獎擢不能者卽予罷黜上以此爲第一政下卽以此爲第一事精力所至土地改觀一勞永逸關

開曠爲膏腴矣議者謂小民難與圖始令出而勿從適滋  
驚疑且籌費爲難無費勞民將不受其使不知旱澇爲  
患民困於無可如何幸有守土之官率令修治水道歲獲  
豐登民卽不爲

國計未有不爲已計者天下事順民情而爲之其勢較易爲  
民治田尤順之順者也臣嘗見鄉閭寸地尺土足資種植  
或有勺水可引之處小民抱甕往來不辭勞瘁泥大利所  
在民雖至愚當必欣然樂從至於事不能無費籌費一節  
臣亦嘗反覆深思之矣邑中有義舉如建立學校修理城  
濠之類不得已而勸捐人咸應之今爲民救饑饉利田疇  
除分畝派人各自出力外其邑中舉行團練者本有練勇  
經費境內無事卽遣練丁幫同率作一舉兩得尤易爲力

寶善堂遺稿卷二

三五

如無練勇之地妥勸紳富大家量力捐助給以獎勵酌量  
從優人知爲便民之事揣理度情費亦易集且官於直隸  
者京倉不足率屬協捐米石亦係義不容辭如移而用之  
於治田其效之大小何如哉聖門冉子以方六七十如五  
六十之地三年可使足民古人彈丸下邑豈有鉅款可籌  
而民何以足足在實心經理而已各州縣果以其供廳上  
司者轉而報効

國家上司爲州縣留之餘之財責令專辦民事亦何事不辦  
是故聽農田之不治牧令之罪也而任牧令之不治農田  
大吏之罪也誠使於僚屬中察其知水利明地理者先特  
舉數人以爲各邑倡俾知觀感期在必行事之成否祇在  
耐勞與不耐勞畏難與不畏難並非高遠不可爲者我也

皇上整飭諸務百廢具興當此積儲孔亟之候

聖心之所專注卽政術之所轉移請

旨嚴諭直隸總督順天府府尹統飭州縣以穿渠溉田實皆其

分內所應爲之事務各履勘回境實力籌辦功有責成事

無退諉其濬溝若干開井若干可資灌溉若干陸續切實

呈報隨時奏

聞而賞罰隨之大小官吏曉然於

朝廷重農貴粟令出惟行不敢視爲

誥誡之虛言自顧考成認真經理但少一枯涸之區卽多一釜

鍾之八畿輔地方數千里民人億萬萬衆擊易舉次第報

竣不必招民而認種者自多將見歲收數倍戶有蓋藏卽

念民力況瘁暫緩升科而粟米旣多流通無阻人心綏定

寶善堂遺集卷二

五十六

益固金湯蓋驅無數失業游民盡得從事於農不獨濟倉

儲之匱亦隱以戢盜賊之風大吏重任軍務最難興田功

不猶易於辦軍務與自來時事多艱乃啓非常之業一番

整頓大利聿興將來南漕暢達積而彌充億秭不可數計

則

國家萬年之利矣臣爲籌備京倉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十九日奉

上諭御史朱潮奏請開畿輔水利以裕民食一摺據稱直隸各

河及浦港之水皆可開溝蓄洩引以灌田兼可鑿井仿造恆

升車式運水以資挹注請由紳富捐資並嚴定地方官墾田

殿最等語因思國家建都燕京歲漕東南糧米數百萬石勞費不貲允宜妥籌北省水利以裕民食而省轉輸直隸通省地方西北倚山東南濱海凡山泉匯注及海潮湧灌之區均可開河築壩引水溉田俾成沃壤康熙年間天津鎮總兵藍理曾於天津地方開築築壩引澆稻田著有成效雍正年間曾於直隸設立水利四局經怡賢親王及原任大學士朱軾辦理歲收稻米二千餘萬石明效在前彰彰可觀地方大吏如藍理等之留心經濟力求足國裕民之謀卽南省漕糧偶有梗阻亦何慮倉儲之或形缺乏耶該御史所奏實係方今要務兼可爲儲備京倉久遠之謀著直隸總督順天府尹速將所轄地境內山泉河渠淀湖共若干所並可開渠引水地方若干處切實查明繪圖貼說詳細具奏至辦理一切事宜及該御史所稱鑿井運車並以田地之墾治與否定府縣考績之殿最及勸紳富捐助經費給予獎勵之處並著文煜萬青藜石贊清一併妥議章程覆奏毋得以事涉難行稍行推諉欽此

據實覆奏摺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

奏爲據實覆

奏事竊本年五月初二日臣奏參陝西軍務內有商州知州

曹熙贈送撫臣瑛榮古玩一節該撫不靜候查辦具摺曉

辨經議政王傳臣至軍機處詢以風聞必有確據始足以

折服其心嚴治其罪令臣據實覆奏等因伏思瑛榮失守

地方徇庇屬員自該省遭蹂躪後物議沸騰如曹熙之不

守四道嶺爲該省士民所痛恨在京之商旅應試之士子

無不切齒傳說者不一其詞至收受古玩一層曾與同官

劉慶坐談說及外省餽送上司陋規相沿成習其中如器

飾玩好竟不指爲贓私而視爲固有卽如陝西知州曹熙

聞其致送撫臣古玩值數千金得回本任等語臣參考衆

寶善堂遺稿卷三

三九

論該撫貽誤地方厥咎甚重而曹熙棄隘不守並不參劾  
其袒護情弊尤屬顯然故於前摺併舉入奏也謹將臣風  
聞情形繕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言官風聞言事隨處訪察不能凡事目覩近來吏治廢  
弛各省官吏或收受陋規或侵吞糧餉或賄庇屬員種種  
弊端事涉曖昧惟恐掩藏不固豈肯明立憑據使人有目  
共睹乎我

皇上孜孜求治明燭萬里深虞外省情形不實不盡

申諭大小臣工悉陳無隱而據情入告實得諸傳聞居多如有

挾嫌誣陷者難逃

聖明之洞鑒卽爲

盛世所難容若概索實據事究風聞所自來口說無憑則不肯承認無端受累則相戒不言且輾轉牽連勢將何所底止此風一開或各省紛紛效尤於

國體政治殊有關係現在陝省瑛棨之不職自有公論其請指出受賄確據明知事難顯指故爲是請迹其情辭未免巧滑可否請

旨簡派親信大臣嚴切查明虛實自見臣忝居言路斷不敢與

外官互爲牴牾亦不忍自昧天良故安緘默我

皇上鑑空衡平折衷至當眞僞判然則吏治自肅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謹附片具

實善堂遺稿卷二

三九

奏

七月初二日奉

上諭陝西巡撫瑛棨身任封疆有年自上年髮逆竄擾回匪滋事以來但知株守省垣一籌莫展致令該省地方慘遭蹂躪實屬有乖職守瑛棨著卽行革職欽此

八月十五日奉

上諭前因瑛棨巡撫陝西株守省垣漠視地方生靈荼毒一籌莫展降旨革職本日據多隆阿等馳奏籌辦省城防勦事宜摺內據稱該大臣於抵省後查點馬德昭所統四關各營勇丁三千八百餘名而實數僅一千八百餘名殘弱又且過多瑛棨之存城營勇一千餘名僅四百餘名可用其每月糧餉各營均按虛數支領覽奏殊堪痛恨瑛棨以巡撫大員貽誤



地方至於如此所部勇丁徒糜餉需毫無實用且藉保護省城爲名屢次飾詞奏留馬德昭鳳翔等城久被賊困置之不問但爲馬德昭捏報戰功且縱令馬德昭虛報勇數至二千名之多並不認真查點通同朦蔽朝廷實屬溺職辜恩大員委任前旨僅予革職尙覺情浮於罪瑛瑛著卽行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以示懲儆欽此

十二月初六日奉

上諭前因光祿寺卿潘祖蔭升任給事中卞寶第御史朱潮及陝西在籍道員李宗沆等先後參控副將閻丕敏道員李祝齡副將張維義施鵬等於賊竄陝境未能堵禦各情並據多隆阿奏參閻丕敏有饋賊火藥情事復據參將盧殿標之妻赴京呈控閻官勒供等情先後降旨交愛仁密察訊辦茲據

寶善堂遺稿卷二

四

審明定擬具奏此案陝西候補參將盧殿標於賊竄商南時任令紳民兩次餽賊銀兩該員旣屬知情同議卽與通賊無異盧殿標著卽革職照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革職留任甘肅中衛協副將閻丕敏雖查無擁兵自衛棄隘逃走饋賊火藥各情惟於參將盧殿標任聽民衆饋賊銀物漫無覺察且身爲統兵大員辦理商維防務於賊竄富水關時未能攔截實屬昏愎庸懦閻丕敏著卽革職發往新疆効力贖罪革職留任陝西候補道李祝齡奉委督辦民團於賊入陝境未能集團堵禦革職留任陝西潼關協副將張維義帶兵援應雖無臨敵先潰情事惟接仗失利未能遏賊西竄李祝齡張維義均著卽行革職發往軍台効力贖罪已革副將施鵬奉調帶兵出省並不迅速進兵輒敢節節逗遛著卽發往新疆充當

苦差閩丕敏等一并交該地方官分別迅速起解餘著照所  
議辦理欽此

寶善堂遺稿卷二

學

直隸騎馬賊害亟請急整頓摺

同治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奏爲直隸騎馬賊爲害益亟地方官相率諱飾毫無振作恐

致釀成鉅變請

旨嚴行申飭急加整頓除積患而靖畿疆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直隸向有騎馬賊名目擾害地方

皇上迭諭督臣飭官吏實力搜捕乃臣聞近來盜匪充斥較去

冬爲尤甚雖

嚴旨頻頒視爲

誥誡之具文毫無整頓之實際

皇上諭以添派兵役認真巡邏未聞其巡邏也

皇上諭以文武員弁會同鄰境每月巡哨數次未聞其巡哨也

本年五月二十九日景州劉智廟地方有馬賊二十餘人

寶善堂遺集卷二

四三

在客店居住數日官不過問六月十三日交河縣泊頭鎮有馬賊二十餘人在大道劫掠官不過問十四五日有馬賊四十餘人從南宮棗強冀州新河一路行劫直至柏鄉縣地面官不過問尤其甚者獻縣交河連界之富莊驛賊與土匪勾連尋仇擅殺勢極猖狂行旅不敢往來至於絕迹官不過問秋閒士子來京應鄉試者多遭劫奪不一而足試畢之後相顧傍徨不敢就道但出都門尺咫人人自危情形似此實可寒心伏思此輩結夥爲匪聚散無常之小寇耳任其橫行至於此極該督身任封圻何以自解從前惟河間一府爲患近則所在皆有於萬無可消弭者參劾一二員以塞責其中諱匿不報不知凡幾賊以官爲不足畏嘯聚愈多蔓延愈甚論者謂今日直隸之騎馬賊卽

將來河南之搶匪也若不及時早圖必為肘腋之大患設  
或重煩兵力誤

國之罪何可勝誅

臣

聞臬司孫治尤諱言盜自到任後通飭

大道州縣如獲騎馬賊匪該管府及獲盜之員親自來省  
審訊州縣進省一次各署門包須百餘金而審問盜案上  
司書吏需紙筆費衙役需飯食費先發司監索費一次再  
發府監索費一次終發縣監索費一次重重勒索上司不  
禁也且必調該管之府同時進省離省遠者或八九百里  
往返稽留須一二月如各屬先後獲盜則在省之日多本  
署公事又將誰辦託名慎重實滋煩擾州縣因此益不肯  
實力捕拏自貽厥累人言藉藉僉謂該司以諱盜之意明  
示屬僚遂致盜風日熾貽誤大局關係匪輕請

寶善堂遺集卷二

四三

旨嚴飭查參將辦理不善之大員從重懲處至於州縣營汛藐  
法已極視尋常摘頂降留處分仍得保其官階遂相安於  
玩泄非予以嚴懲斷不能動其愧奮合無請

旨飭令督臣凡有騎馬賊搶劫之案無論何處失事立即將文  
武員弁一概撤任勒緝毋許寬縱向來留緝之員虛應故  
事每多私自出境責成接任官隨時稟報如敢擅離重治  
其罪接任官併予參處限滿無獲實予降調其有無諱盜  
情弊責成該管府查明各屬每月由該府稟報一次如有  
諱匿知府與州縣同罪如此嚴立科條俾各知儆畏整捕  
務而振因循庶幾先時弭患郊圻肅清矣臣為綏靖畿疆  
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聞騎馬賊入境儼然翎頂身服戎裝棲寓客店或云投効某營或云某營差使聞以功牌示人大言恐嚇勢極軒昂人遂不敢詰問攜帶小洋槍小弓箭等器乘間行劫怒馬疾馳瞬息卽逝其狡悍如此本年七月間湖南撫臣毛鴻賓奏請凡軍營因事撤退及告假回籍員弁必有執照可備查核等因

皇上已通諭各省一概給予執照知會各該地方官查覈矣臣思員弁回籍必呈繳執照以絕其欺朦兵勇在途亦必查驗執照以杜其假冒此項騎馬賊匪多係逃兵撤勇亦有非兵勇而混充兵勇者不敢盤查白晝橫行兇暴已極應請

旨飭下沿途地方官見有此等策馬成羣從軍模樣投寓村莊客店無論何項翎頂准州縣營汛概得切實盤查其指稱某營某衙門必令呈出執照或印信文書不得以功牌爲憑如無執照印文卽行嚴拏或稱來自遠省在未奉七月諭旨之先一面扣除一面迅速行查所指之處果係假冒嚴訊其有無劫掠情事分別重辦先於各該處四境張貼告示曉以奉

旨盤問緣由過境兵弁誰敢抗違如此認真搜剔奸宄無所施其伎倆似亦清盜源之一法愚昧之見是否有當謹附片具

奏

閏八月初九日奉

上諭前因御史朱潮奏直隸景州等處騎馬賊橫行地方官相  
率諱盜臬司孫治通飭所屬州縣如獲盜匪該管知府及獲  
盜之員親自來省審訊需索門包等項僉謂該司以諱盜之  
意明示僚屬各情當經諭令文煜確切查明參奏茲據奏稱  
所屬騎馬賊匪迭經諄諭設法捕拿並參撤州縣有案臬司  
孫治委員拿獲斬臬斬決人犯數以百計其派員偵探查訪  
皆所以防州縣之諱飾所獲盜犯除馮振得等兩起由原獲  
委員帶省銷差外餘俱飭發保定府提審並無調及各管州  
縣及該管知府來省冀圖勒索各等語既據該督查明孫治  
實緣前項情弊該御史所奏著毋庸議惟文煜孫治均身任  
地方之責惟當激發天良嚴飭各員將騎馬賊匪嚴拿淨盡  
不得以所參諱盜查無實據仍以空言搪塞自干罪戾欽此

禁止河南州縣擅殺摺

奏爲河南州縣借勦擒之名開擅殺之漸此風斷不可長請  
旨嚴行禁止以重人命而儆專橫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豫省迭被賊擾幾無完區火熱水深百姓之困苦甚

矣地方官爲民除害分別良莠於勦辦之中當慎重之意

誠恐枉一無辜卽足以干天和而傷元氣況官吏不得擅

殺律禁甚嚴所以豫防專恣絕人臣作威之端也乃臣聞

河南州縣以捕拿擒匪爲名平民有犯到案或言語不遜

或形迹可疑輒逞其私忿指爲通賊立時擅殺亦有因其

親戚本族陷在賊中卽指爲賊黨而擅殺之不立案據不

詳上司事易涉於冤誣迹尤鄰於專愎此端開於已革知

府廖慶謀以性情殘忍多疑好殺爲前撫臣嚴樹森所參

寶善堂遺棄卷二

學

劾而苛酷之吏猶復相率效尤勦盜賊則才不足戮平民  
則力有餘但觸其盛怒率以通賊兩字供嗜殺者之快意  
人命至重流弊何窮伏思

國家欽恤用刑同一罪而條分縷析準情酌理倍極精詳該  
省擒匪充斥通賊者不能保其必無而通賊情罪亦各有  
不同如果通謀擾害地方衆供確鑿情狀顯露此等重犯  
緩之生變一面就地正法一面申報上司該州縣弭亂於  
方萌辦理有方

朝廷尙當優獎之此外或被人誣陷或強被迫脅或聽從而  
事尙未行案涉游移非決不待時之犯卽當稟詳定奪覆  
訊成讞以昭詳慎斷不容有司操生殺之權擅自處置若  
一概便宜從事將任性妄爲之員皆得草菅人命枉殺旣

情極可矜專殺尤風不可長昔宋太祖之遣將出師也輒諄戒之曰慎毋害我百姓妄行殺戮將帥且不敢專況州縣乎我

皇上軫念蒼生有從賊中自拔來歸者尙開寬大之恩予以生路俾得自新

聖德同天超邁前古豈忍以無告小民罪在疑似聽州縣之獨斷獨行擅殺而莫爲拯救相應請

旨飭河南撫臣嚴禁各屬除通賊確有實據情罪重大難緩須臾者許其擒殺以靖地方外如有逞其酷虐藉端擅殺者無論所殺之有因與否立時奏請革職提省嚴訊分別按律重辦禁暴除殘旣所以全民命防微杜漸亦所以肅紀綱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寶善堂遺彙卷二

四七

皇上聖鑒謹

奏



朱先生堅苦劬學自爲諸生泉官翰林日有程課所作文字最富卽律賦試帖制義亦存數十冊而未暇衰葺全集者以遺草塗乙旁行斜上未能蒼最且不敢凡爲去取也先生於咸豐庚申入臺同治壬戌奉封公諱乙丑再入丙寅出守敘州前後居諫職凡五年所上封事無慮數十通而手藁劣存餘無可覓或雜置他書或本未存藁也步青從游有年嘗請寫其副輒笑不允比先生歸田歲時往謁屢請付劄劄又笑謝之蓋雅不欲以諫草流傳今先生往矣開雕度非所許顧念先生授經都講及分校京兆所得士多瑰璋閎達而朱肯夫詹事陶子縝太史皆盛年委化鹿滋軒中永景莠亭少宰與胡子韶史立之諸子散在四方末田合并先生得子伏生最晚今方十齡逡巡不爲久凌篋衍思爲蟬腹風喙噉盡此門弟子之責也爰屬楊甯齋孝

跋

廉繕寫得二卷凡二十二篇又附片三十六篇恭錄

諭旨及部覆議奏未見邸抄者闕之仿印心石屋彖華堂諸家例也空山寒夜一鐙校讎當時最晚立雪之門人垂垂將老亦如先生出守之年矣先生有史記集評朱墨細書幾數十萬言卷帙較多未可刊入叢書殊異日單行云光緒丙戌小除夕受業山陰平步青謹跋

瓜門老翁  
東觀袖書  
南國參軒  
幽江轉漕

寶善堂遺彙目卷三

賦

浴佛賦

鑄劍戟爲農器賦

守口如瓶賦

焦尾琴賦

賦者古詩之流賦

風檐寸晷賦

恭儉惟德賦

履信思順賦

慎修思永賦

心正則筆正賦

目

右律賦十篇咸豐壬子六月十六日至八月二十五日  
先生館選後木天清課評點太半出景東劉韞齋師手  
守口如瓶賦者古詩之流恭儉惟德三篇不知何人筆  
殆小教習所課惜當年侍坐不及請質也步青謹識

會稽 朱 潮 海門

賦

浴佛賦

以四月八日會啟龍華爲韻

香花供養之場瓔珞莊嚴之地參清淨之妙因誌被除之  
勝事欣逢初夏雪山之道方成回憶莫春沂水之遊迴異  
灌頂宜滋以法雨界許開三澡身宛合乎儒風科曾列四  
原夫天竺名區如來化闕佛力精嚴佛輪迅發一絲不挂  
闢鹿苑而逍遙五蘊俱空凌鷲峯而卓越道岸誕先慈航  
飄忽本已極沖虛之致縹緲慈雲奚煩加洗濯之功摩挲  
滿月時則景麗中霄祥凝古剎際令序之恢台慕梵修之  
超拔繙經客至杯入渡而光融尋約僧來鏡非臺而垢刮

寶善堂遺藁卷三

一

用是注茲挹彼分來慧海之三千居然激濁揚清潤到牟  
尼之百八蒲饌盈庭芝幢滿室鈴語催來磬聲盪出盂鉢  
紛羅醜醜洋溢薇紅和露彩似流膏蓮白縈波味逾沃蜜  
競獻八功之上水醞釀生春洞開四照之禪鐙輝煌燭日  
則見其浴之也珠火眉舒金花面靄覆以雲巾鎮惟寶帶  
兜羅滌手早知質淨於縣中字涵胸彌覺文圓似繪擁髻  
光生於毫髮呈礙全消振衣豔爛夫袈裟瞿曇畢會或安  
息分菜鋪或鬱金兮函啟或附子兮揚波或都梁兮沃體  
梅檀馥郁一瓣心香祇樹迴環終朝頂禮問何處緇塵世  
界純是清涼想後來白足禪師學其淨洗於是沾濡既竟  
拂拭彌恭重施繡紱再奏金鐘丈六神通入社渾忘夫日  
暑大千歡喜傾城而觀者雲從灑柳汁之餘馨地馴怖鷓

散花枝之細屑天護神龍良以佛乘最上佛法無遮泡影之浮沈可悟溫泉之燭潔難誇合將五色五香恩酬貝葉不計三薰三沐數過恒沙種種福緣隨處證明因果年年雅集從教洗盡鉛華

鑄劍戟爲農器賦以寰海鏡清方隅砥平爲韻

緬澆風於盛世慕雅志於農山筮謝師貞之吉念廛民事之艱雉隴平鋪春日荷鋤而至狼煙永靖秋河洗甲而還請自今不賦同袍銷戎裝於武庫與爾衆相安力穡修稼政於人寰惟農所需厥器斯在鑑基則錯列紛如錢鏹則曾聞庖乃搖鉤鎌之曲影一樣鋒鈇試末耜於新泥三時力倍豈非作事攸資課功無怠忘被練枕戈之苦決勝疆原習火耕水耨之勤藏珍陸海一自武事事興戰功相競

寶善堂遺臺卷三

二

士盡挽強物惟求勁劍誇七彩飛寶鏢而光奇戟厲雙枝振金鈴而響盛東作西成之旣廢遑言比櫛如墉齊金楚鐵之咸接詎暇屈刀爲鏡夫蹈鋒鏑之危不如使謀耘耔也知稼穡之寶不如早罷戰征也迺申舊制釋紛爭稅桑田之駕收蘭綺之兵變化從新鼓囊而和風扇拂轉移有力投鑪而妖霧澄清鑄之哉莫邪歛影瑞靛韜芒煙霏霏兮凝紫火煜煜兮騰黃自入陶鎔歐冶之五枚立盡別經營造虎彌之一隊難張班司馬之全師農歸阡陌禁佩牛之故俗器製圓方則見其爲之也苗畝適用礮礮同需長鑱可荷直庇相扶此日丁男穿向綠蒲紅杏當年甲士負同玉弩金戈考載芟於周頌詠其獲於幽圖龍化去以杳然擔經隴畔烏飛翔而認否架笑庭隅由是農務無愆農

心有喜布穀關情插袂舉趾鋒如出水辭薛燭之傳觀野  
不爭車信子都之可鄙未做而改爲何害允宜禾黍盈廛  
無形之鼓鑄尤精想見廉隅共砥偉哉素抱樂矣羣生樹  
宗邦之碩望慰闕里之深情方今

聖天子教施海甸

德普寰瀛

政治珠囊止武偃琯戈之旅年豐玉粒作甘歌繡壤之氓奚煩

經譜龜蒙人資利用不數化行龔遂世慶

昇平

守口如瓶賦

以年臻八十書屏自警爲韻

繫古之君子學求粹密語戒輕宣知樞機之必慎儼保護  
之常專默識無嫌詞斂鋒而韜鏐借觀不遠物設几而陳

寶善堂遺藁卷三

三

筵姓名早納金甌羨富相崇高之秩身世厭鳴瓦釜屈武  
公耄耄之年夫以口之爲累也愆尤易集美善難臻源同  
倒峽而來徒高侃侃勢效傾盆之瀉轉遜恂恂則曷不珍  
存其璞堅戒其磷準諸易示括囊會心有在例以詩陳磨  
玷取義尤新瓶也者振玉光鮮鏤銅質滑供養乎淨几明  
窗錯陳乎瓊函瑤札如縞波而羸若應深井畔之咨嗟倘  
飲馬而毀諸奚免邑人之嘲哂隕物堪虞修辭必察敢忘  
銘訓人緘周廟者三漫託賡歌伯列虞廷之八賢哉富公  
守如固執謝巧辨之口騰鄙禦人以口給底事唾壺碎盡  
耳畔聲豪何須擊鉢催忙牙間慧拾情同水止涵虛而瀾  
不生重心共歲寒抱凍而月還過十且夫審謬者精誠之  
積諷諫者忠悃之據公當樞廷贊政邊事陳書則必唯阿

悉屏論斷無虛定策建儲調鼎之功獨任力爭變法固磐  
之責在子豈徒智倖瓦全金玉閱音於黼座想見議同飴  
建鐘鏞振響於丹除而及其退居自厲素志常惺愧多言  
必致多失鑒有形以攝無形慨楊暉之拊缶長吟悔將何  
及慕南容之撫圭三復誦不曾停罄見恥於同儕願無廢  
風人之什挈難矜其小智謹以書雲母之屏彼夫逞堅白  
之談縱雌黃之議或如炙輶流注便旋或如調簧輕圓迅  
利雖異說之恢奇皆昔人所譏刺流丸立止甌與成作範  
之模欬器相參洞酌悟濫觴之義字宜占夫盈缶觸類旁  
通豔不取天粲花寡尤有自士也往事爲師前修資警在  
昔年猶失防閑豈放論可矜馳騁

治殷懸鐸

寶善堂遺藁卷三

四

朝廷宏敷奏之途言懍傾危學問造謹嚴之境庶無慚於束璧  
謨佐

昌時敢貽笑於扣槃功疏獨省也哉

焦尾琴賦

以上逢知已有如此琴爲韻

將欲節按雲和音宣宮徵召飛雪兮落霞懷高山兮流水  
爰整朱絲爰調綠綺揚玉軫之華溢珠徽之美大都器擅  
精良文成條理豈有清風彈出譜雅奏於當筵竟從烈火  
焚餘邀賞心於逸士焦痕隱隱琴韻重重摩挲質古拂拭  
塵封幸不灰心獨抱圓靈之概略同爛額無嫌補綴之容  
儕諸韻磬擬以號鐘雉飛而翠不勝翛新聲乍製魴躍而  
頰如告瘁舊瀆重逢憶夫凡材溷列藻鑑來遲未獲五絃  
之飾驟遭一炬之施本青桐之磊砢等紅葉之芟夷誰從

曲突回頭徐聆疏越自分芳蘭竟體莫任扶持琴德雖優  
未必盡爲世用尾聲欲絕豈期尚有人知卓哉中郎聞音  
而起惜浩劫之重摧喜良材之未毀旣洗伐於工倂果超  
逾於杞梓裁錦爲囊雕瓊作几縷宛宛兮留紅點斑斑兮  
攢紫器迥殊於不掉細戛東丁物無意於乞憐幾曾狂已  
每當松風入簾桂月穿牖賓席吟詩朋樽置酒攜琴而再  
鼓三彈撫尾而小鳴大扣不平何訴靜聽音和相得自彰  
淡含色黝瀟灑雅參於揮塵泉涌雲浮塗髻奚病於續貂  
左宜右有以視夫聲非雅調韻遠古初松石之精神莫寄  
文章之藻繪有餘龍腰粲爛鳳唳紆徐斯琴一出凡響都  
除直空萬山之柯幹何況下里之樛樛小竈炊珠泥淖之  
曳行宛爾廣陵振玉雷門之燼化何如但貴神完略存形

寶善堂遺彙卷三

五

似一曲清商千秋絕技驥尾之聲價彌高螢尾之光輝漫  
擬鷗絃不設笑寡和之陶潛隄足同殘想摩形於曾子尊  
焦頭爲上客理可通諸問琴手於國工材無過此斯蓋遭  
逢韻事物色深心品自成其落落志相動以悟悟縱雜處  
於薪樗堅貞不改遂見收於匠石寶貴同欽陶鎔久歷夫  
風塵何虞寇尾賞識允符乎月旦請視鳴琴

賦者古詩之流賦

以鋪采揄文體物寫志爲韻

有揚華公子者問於崇雅主人曰吾聞登高能賦可爲大  
夫光讚盛美闡洩苞符橫墨動靈機之錦述懷輝徑寸之  
珠茂矣密矣粲乎煥乎病未窺其萌砥駭相眩以繁鋪願  
備聞其緣始藉可倚爲楷模主人曰唯唯將與子溯太素  
無爲澆悶未改不設文辭何有章采自卿雲晨露之賡歌

遂雅管風琴之備載篇什登於明堂輶軒採於溥海敦厚  
溫柔和平樂愷百年不廢詩律逾工六義具陳賦名爰在  
迨夫文人揚厲學士恢奇駢四儷六按部選詞苟况五篇  
之新製宋玉神籌之精思景差閒作唐勒紛披是時去古  
未遠也然受其賦而讀之固已筵前之金石振盪天半之  
雲霞赫擣夫踵事增華不能離質變本加厲可以悟文綜  
經緯而協宮商相如論賦之善也慄增冰而觀大輅昭明  
述古之勤也導江則岷山從出尋河則星宿攸分波瀾滄  
滄涂滄紛紜必溯淵源之有自乃知脈理之非琴作者代  
興洞中肯綮藻繪瀾繁淵微畢啟詩陳咬狩流爲長楊羽  
獵之閩闔詩美庭楹流爲景福靈光之濟濟詩論音律流  
爲洞簫長笛之鏗鏘詩敘川原流爲二京三都之迢遞子

臣忠孝之懷友朋贈答之禮更僕難終不名一體莫不傾  
吐花葩槃深根柢其中首變風謠獨抒憤鬱厥體爲騷翹  
之自屈閩風白水之逍遙芳草木蘭之披拂後詩而成絕  
調音節蒼涼非賦而開先聲文章黼黻闢徑自行立言有  
物此又別派之流傳諸家無從而髣髴然則窮其狀而感  
動天神博其趣而精驚幽夏欲入室兮升堂貴制頌兮緝  
雅澤於古者名理權輿深於詩者和陶治十五國騰馥  
殘膏三百篇曲高和寡恒沿討而溯洄無棄鐘而鳴瓦庶  
幾賦有則而亦肆亦酌賦爲鋪而心藏心寫况今

聖天子

在上學術崇隆人文薈萃子其繹四始之準繩振五經  
之鼓吹綺麗不珍鄭衛非志覩指知歸剖符析致相與追  
三代之風而豈徒樹班張之幟公子聞言茫然有思退而



玩索乎古編浸淫乎古義

風檐寸晷賦以不知誰是謫仙才爲韻

桂宮碧而花飛槐圃黃而香拂入高會夫羣仙經待登夫  
千佛周設賢書之制品望圭璋唐隆進士之科文章黼黻  
因就金門之誅蕩俯仰與俱恐拋玉漏於須臾電皇敢不  
爾其闡環荆棘階翦茅茨來檐前而紛若散廡下以居之  
萬紙題飛羣低頭而過問一鐙燄短難坦腹以凝思兼以  
風聲繞徑風力穿帷但聞鐸韻遙宣撫卷而殷勤曲護卽  
有梅香可索垂簾而笑謝不知夫使境雖甚隘吟不嫌遲  
從容抱膝唱和撚髭燭任燼夫三條卜其晝兼卜其夜鉢  
不鳴於四座限以地未限以時則客幾忘蝸舍之低此間  
小住而土藉展鴻文之富舍我其誰然而試院程嚴義輪

寶善堂遺藁卷三

七

行駛速構霞章毋逾日晷影躍躍而烏流詞洋洋而馬倚  
屬成草稟寸珠之照耀差同顧視花甌寸璧之光輝難恃  
操筆待十年而就誰能破格相期揮戈迴三舍之程未必  
清才有是寶署森嚴粉廊絡繹簷不妨重晷無虛擲安得  
明窗淨几嘯詠舒閒宛催暮鼓晨鐘光陰逼窄麗天如織  
錦之梭障戶少談經之席萬聞非廣偏生白袷微涼三賦  
立成豈待青蓮下謫後之雲衢馳騁月殿聯翩帖報泥金  
盈門粲爛花看桃李永晝流連雷玉堂兮春煖日蓬島兮  
光圓迴憶夫深深鎖院小小壺天占鵲聲之有喜指駒隙  
之紛穿幾同運甓辛勤惜寸陰以法聖早卜登梯俄傾凌  
風御以遊仙方今人文蔚起

教洽菁莪之盛

恩承蕊榜之開士也處窮檐而砥礪撫流暑之昭回風雨弗渝  
其素尺寸洵養其材備

顧問於

臨軒樹芸館蘭臺之望媿賡歌於復旦抒摩日繪月之才

恭儉惟德賦

以恭儉惟德無載爾僞爲韻

攷官箴於盛世勵臣道之靖共位何矜夫軒冕祿不詡夫  
鼎鐘日懷冰淵常抱丹忱之肅恪風留餽粥祇循素履之  
從容知驕與侈相因不恭胡儉有質而文彌善以儉濟恭  
昔成王之戒有位也謂修德而無慚必束躬之務檢攝謙  
然後彌光制節非以示貶易陳虎尾影袞不懈於神持詩  
詠羔裘簠簋敢輕於指染而或粉飾爲工周旋自掩不以

續善堂遺藁卷三

八

禮儀作則卽近足恭未與軌物相衡亦疑僞儉凡百君子  
敬而聽之無卽於怠無荒於嬉恭以臨民倨侮化顛蒙之  
習恭以行已嚴威端進退之儀功高而意下業廣而情卑  
恭無不溫金玉以爲己式恭本於愿鹽梅弗恃爾惟繼以  
念必祛奢事惟崇寔勿蹈紛華勿矜藻飾儉仍中度章冠  
服而有常儉可養廉察雞豚而非職民則期其阜成已但  
安於省嗇苟資富而能訓儉固美名况居寵而思危儉爲  
共德仰維前代聿著宏謨祇敬常嚴罕有寅恭之度克勤  
兼美禹垂節儉之模況我周艱難不紹久遠是圖惕敬義  
而受書武昭執競念農桑而卑服文戒游娛洪範言恭早  
著臣工之軌物葛覃示儉時靡國計之有無矧爾羣僚能  
無自愛方將以敬天尊祖彌我凝承以土簋茅茨期予仰

對以無逸爲入告之箴以足用爲盡忠之誨規宵旰之有  
倦容諫宮廷之有私賚其何可先志滿而氣盈等器小之  
難載然則政飭紀綱俗除綺靡序必肅以鷓行賄毋登其  
象齒侍御亦正人之列恥讓美於先朝世祿來失禮之譏  
愼效尤於庶士恭不侮而儉不奪命也重申德詔爵而德  
懋官勉哉百爾方今

聖天子道術光昭

躬修純粹

紹離肅之前型

復敦龐之郵治

篤恭不顯

垂裳而天下胥平

寶書堂遺藁卷三

九

慎儉爲懷

頌式而兆民咸遂則夫師師在位者釋周官緜綸之詰宜切祇

承懲漢相布被之名敢萌作僞也哉

履信思順賦

以履信思順又以尚賢爲韻

玩義畫之微言釋章編之奧旨處盛滿而能思養沈潛於  
素履相洽乎無虞無詐人有同情用嘉於不伐不矜天彰  
至理旁稽書訓惇信之學欽承參考禮經大順之風仰企  
原夫大有之爲象也離照光明乾行健進至上九而過剛  
臨六五而彌峻或者高其勢分冲挹爲難如何錫以臧嘉  
眷垂弗吝有誠心始有實德元公之意在茲能降已乃能  
下人宣聖之言可信蓋其爲履也踐形惟肖蹈德無虧言  
由衷出事戒紛歧舍輓輒無以爲車器成可悟行山澤不

能廢節符合堪思信本乎忠宛周旋之悉中信殊於諒敢  
跬步之輕離而其有思也穆乎神持湛然智濬極夙夜之  
圖維殫功修之敬慎順從和積見醞釀之流光順自柔來  
想從容之靜鎮君子慮而后得退藏於密洗其心哲人位  
不期驕禮時爲大次以順是故滿假者悔生淵沖者德茂  
美備咸臻藏修孔厚豚魚信格涉川則有孚在中牝馬順  
行直內則法坤何疚比之信昭盈缶吉且有他巽之順卜  
在牀命還申又以彼獨處崇高易流怙侈詎視履之能祥  
將心思之漸弛而不知事非僞爲牧常卑以抱尊賢樂善  
之懷有砥行束躬之美上協乎同人之義去夸詐而同德  
可期下濟以謙亨之占著徽柔而謙光其喜宜其弟祿是  
膺介祺無量上則帝命凝承下則衆心共向梯航萬國寔

海則信服來歸日月四時天地以順動相貺故履防虎尾  
之危思懷燕居之曠惟位盛而彌恭斯福崇而莫尚也我  
皇上紹見聞之統

闡易簡之傳

信道存誠

帝範式金而式玉

順時立極輿情無黨而無偏

抱一以貞風瀟還樸

傷恭不顯

治重任賢允符乎火天之明健而

聲教普被於垓垓

慎修思永賦

以慎厥身修思永爲韻

稽敷奏於庭堅效贊襄於虞舜治風動而如神德日新而益進裕知人安民之量被濯宜勤課單心基命之功退藏自信苟淺近之是圖將怠荒而弗振可大尤期可久知重華克紹文思惟微卽寓惟危豈五典敢忘徽慎蓋以首出常尊躬行莫闕旣修意於影衾亦修容於紳笏防逸欲之稍萌戒幾微之偶忽慎在希聖何以答側陋之明揚慎在法天何以承風雷之迅發伏履蹈於冰淵爭光陰於日月固已夔夔齋慄績不懋哉迴殊額頌慢遊度先改厥且夫宥密之功非可半途畫也緝熙之學不以一節伸也自來昭明之事業貴有悠遠之精神兩儀永而彌綸罔間四序永而次第相循故睿哲者思之用而恭默者思之真國家無疆惟休始於不睹不聞之地至誠不息則久祝此有嚴

寶善堂遺稟卷三

十一

有翼之身夫其生安素裕天縱彌優聖智則文明難量平成則謨烈鮮儔無假寸衷之惕厲早垂萬古之箕裘而不知君無滿志臣進嘉謀虎尾森嚴小心斯肩乎大任鴻圖式廓近功卽運爲遠猷十六字之淵源精求內蘊千百年之統緒勉企前修假使情疏獨省量圍初基昧慎言慎行之義徂永朝永夕之期非敬而執中亦僞無恒而樹德難滋穆然遐念懷乎自持允惟慎憲省成光昭藻火非僅永圖示儉樸著茅茨水火龍蛇告警而益堅矢慎星雲麟鳳書祥而仍抱淵思宜乎黎獻咸懷儉王莫遑溯邇治之休嘉信中天之煥炳我

皇上德洽重熙

道存主靜

撫辰建極

駭業誕敷

恭已端型燕私悉屏

九重先乎庶物難窺

宵旰之肇修

萬幾貫以一欽直與升恒而並承

心正則筆正賦

以題爲韻

柳誠懸立朝望重稽古功深勵淵冲之素履抒靖獻之丹  
忱論其學則本原不竭觀其書而實貴堪欽鳳舞龍蟠妙  
成染翰銀鉤鐵畫勁若懸鍼動九重之嘉獎進片語之良  
箴陣圖曾採夫右軍有如此筆啟沃願同夫傅相盍返諸  
心心也者四德兼該百骸從令湛含智慧之珠朗抱圓靈

寶善堂遺彙卷三

三

之鏡但使纖塵不翳預養清明自然中的無偏悉除躁競  
可以理萬幾可以平庶政道貫修身功兼盡性豈惟是臨  
池潑墨檢束宜嚴卽求諸拂紙揮毫規模亦正每當淨几  
光鮮明窗拂拭雞距抽來鹿毛選得恃成竹之素儲陋簪  
花以爲式行間森拔兼雙管之生枯腕底清適舉于鈞而  
挺特體不入於敝斜詣遂臻於至極固其存以端所發小  
道可觀志不紛而神乃凝名言是則設使內念偏頗天君  
放佚學書爲遊戲之資臨楮鮮沈潛之實以爲有鴻鵠將  
至幻想無端或託於蛇蚓縱橫貽譏不律須知曲藝之成  
亦驗退藏之密正襟質以神明正笏盟於兩室理關操舍  
曾聞孔聖之論心事涉荒唐不信江郎之夢筆夫唐室之  
中興賴穆宗之克聖公之意豈不以朋黨移權強藩梗命

人君之逸豫未損朝右之紀綱孰秉借八法之精嚴先百  
僚而諫諍果自立寸衷之範燕寢無私庶人知尺詔之尊  
鸞書共慶蓋道心不間於人心而一正遂統夫羣正土有  
勵志惟貞束躬早裕託翰墨以淑性情盼風雲而占際遇  
讀書窮理潛修久課夫鐙青先德後才餘事亦嫻夫楮素  
淩身於道德之林游藝於文章之圃臨摹柳筆仰瞻  
奎藻而依

光拱向葵心幸媿賡歌而獻賦

寶善堂遺集卷三

三





61029